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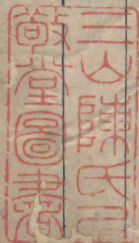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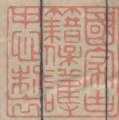
10002

寓林集卷之二十六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書牘

與包彥平



酸令不能作長卿之臨邛日苦乞雨僕僕拜泥中無  
論其它卽欲日往朝亦未能又禁屠不能爲客破戒  
少刻以菜根煩齒頰耳彥平在鍾陵無法歌聲聞竟  
同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歸語開之諸公可一抵  
掌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答僧和

往作靈鷲老書生發言如絃下筆如矢無所不致其  
從橫作壇石山長韜弓橐矢而援鴻鵠睨蟻蝨惴惴  
乎惟恐墮之千里而失之一塵也黃生伎倆可知庶  
幾以鍾陵爲牛山覓薰修降伏之法印可高座耳縣  
門故非河陽而不佞柴立其戶已久彥平兄來如行  
脚僧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把玩風雨而已緬懷臨邛  
焉得不作千古人不腆香供知非盜泉方叔君無  
片語及我耶小人憧憧亦遂無間一笑

答馮開之

邑非難治治邑者自難耳世法中所謂賢不肖者與我輩意大別世法在華其積而我輩在有其璞世法在堂簾之上而我輩在堦墀之下是以難耳此言亦觸忤世人但可爲先生道發一嘆息而已山海罄矣將無憂閭戍乎此又非一縣事不敢言不敢言河陽無花亦無看花人思湖頭桃葉如先生輩屐齒所向真逍遙遊也十餘年寤寐李本寧先生遠在天上乃幸屬其部民不得一登龍門且往者先處士之微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二

惠甚大先生嗚呼乞爲道意此方瘠甚不肖於此亦久不開他竇彥平來又值旱禁屠不但不能如長卿臨叩且在齊聞韶矣一笑

答戴望之

僕自行作吏風雅譚笑之事如往世事故人舊好俱澗疎獨提此念於萬冗中稍自整理而物且搖搖兼以衝方疲民督輸頗急寬下應上殊難爲功做秀才造善無柄然造過日少如吾輩作俗吏自以爲善未必非過所以難耳望廣文宮墻如十洲非羨其冷羨

其少過也此間久不得南來浮沉之音得足下書而喜開足下書而低眉天困戴生至此聊讀沈司馬疏金明直歷裴公秋上人氣弱心剛作有漏事特其糝糠貧官所捨不能敵糠屑不敢冠簿書附見而已

與詢法師

我願生生世世在在處處見佛乃吾明宗至境中而去來不參禮良由俗吏失之庶幾用吾門叅前倚衡之說日日見師可也劉宮諭日相往還甚領略其磨琢渠念明宗云口想吉水鄒爾瞻亦切瞻依書奉寓林集卷之二十六侍者幸照存石十月以前飛錫猶得相逢玉版居中也記奉一笑

答楊仲堅

晤對時半屬枕席此後遂苦行役忽別經年矣故人清夢無夕不有仲堅固知仲堅之念我耳足下以積歲賢勞日飼長安米僅得一彈冠柱下之報而猶逡巡不拜何也國家奢於取財而吝於用人顧不念今此下民無如仲堅二三輩者平停其事而消嘆息愁苦之聲當作何狀乎第念雖真而識不遠直於道法

而不能委蛇於世法曰無名教之罪則可耳然以鍾陵之疲瘠未能起而囂爭未遽絕每自照一日之間善不勝過快然於事者未必能退而無憾於心乃知昔人所云百里非大賢之路此負氣高名之言念足下之令安福而調於適薦卿之令章丘而勵于精惟賢者而後樂此矣案牘不敢厭煩而心不常居清亦有心清時與事不相習者自媿往時爲忘機貧士而不爲歷諸艱之貧士故一時未遽得手幸而齊民直道或有相對門庭莫逆處耳冠紳不盡爾也西山詩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四

清冲絕勝爲人時當無此勿謂窮愁負人也抑之元素握手數數否弟想書到足下已高居霜臺矣扇頭見懷時忒未能答愧愧

與姚元素

弟自抵鍾陵疎候于兄矣弟行直慮疎才不副念卽不敢稍有回互以負鍾陵父老爲知己羞然瘠民未易起衝方未易調遠年之逋賦未忍督近世之常禮未能行或有道者不見督而流俗人不盡喜也兄聞之乎東倭不息西酋近捷俗人遂以爲太平而識者

以爲七鬯未定愁苦四起忠言如鑿枘利言如水魚  
海內之憂非東西寇盜可比弟邑事未盡理亦每抱  
此娶婦之嘆每接邸報覽之短氣又以不得讀大疏  
爲念因知言而無益非不切忠而以諫爲官義不容  
已近讀兄一疏真綱常安危之舉而主上尚不卽  
命絕無輪臺何也然長孺在庭淮南謀寢於兄不見  
暢意而此輩之魄稍奪耳凡人善敗不能自瞞于心  
卽不能掩人之口兄在內聞江右知者論弟治鍾陵  
如何弟以爲弟之吏收攝一方造福造罪頗關人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五  
心而福罪之也衣自心作瞞心之福爲罪莫逃直心  
之罪未卽爲禍罪福之應合爲安危州縣之合卽爲  
九核兄禁闈賚近臣精誠動主上或難而廉察行  
下吏則易雖然如楊仲堅輩久索長安米而不得一  
拜官作州縣吏者非講於大學無所爲而爲之義欲  
使潔已循理而造德黔首以報朝廷難矣此可爲  
短氣也

答吳伯霖

大都官負民耳而充媿於鍾陵不佞向苦行煩近稍

似居簡過此則場事覲事將紛紛矣第此念不敢自負足下能諒之作令未嘗不佳而時會其艱古人以不變塞爲強此真捉刀英雄耳機來則動動則必變卽此是風雲之氣戰時宜堅固之勿令敗筆大都名將偶敗非材膽不足只愁心散散不及收則轉而爲怖畏故也伏如抱卵舉則行空此戰勝法也古松上人出關與未入關時意味何若此吾兩人不能有助護持有足下開之諸公不佞亦稍效其日中一飯其山房卽係幻居亦應護之在世日此比鍾陵官舍則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六

庶幾常住物也蓋崇相是沈毅人人生何必有耳足下自知有露處則斂矣令如江上之月見而不畏可耳不佞所居與勝侶日隔庶幾得足下玄父書一破愁氣吾家親丁公復欲強不佞遣女時勢情俱苦足下引我以尊生則此生孤隻其爲人間臣虜久矣

答羅玄父

太夫人安尊內無恙而玄父彈千里之冠聞之爽甚矣下長與此時計已面玄父成行何日俟我折腰入長安不知作相思幾夢我更念玄父之長途也吾隻

似居簡過此則場事

觀事將紛紛矣第此念不

敢自負足下能諒之作令未嘗不佳而時會其艱古  
人以不變塞爲強此真捉刀英雄耳機來則動動則  
必變卽此是風雲之氣戰時宜堅固之勿令敗筆大  
都名將偶敗非材膽不足只愁心散散不及收則轉  
而爲怖畏故也伏如抱卵舉則行空此戰勝法也古  
松上人出關與未入關時意味何若此吾兩人不能  
有助護持有足下開之諸公不佞亦稍效其日中一  
飯其山房卽係幻居亦應護之在世日此比鍾陵官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七

舍則庶幾常住物也董崇相是沈毅人人生何必有  
耳足下自知有露處則歛矣令如江上之月見而不  
畏可耳不佞所居與勝侶日隔庶幾得足下玄父書  
一破愁氣吾家親丁公復欲強不佞遣女時勢情俱  
苦足下引我以尊生則此生孤隻其爲人間臣虜父  
矣

與張甥德懋

兒子小弱不解意故望吾婿凌雲甚切所念病骨不  
勝聞已得角技藝林列名策士喜溢于睫道試定稱



白眉乃不佞今所念壻不憂不秀而於書中奔殿夜  
郎等語非招益之譚天下人才不盡吾胸中不甚富  
有而靈氣稍存然自作令與詩書所習中之不通不  
理者甚多匹夫可勝五尺不可欺若居然自大卽曹  
劉爲凡材龔黃悉末品此甚不然東漢才子甚多而  
諸公悉折心于汪洋千頃之叔度吾嘗想其人如立  
空虛中不可攀耳古人所以讀謙卦也鍾陵父老近  
頗相信而吾終歉于鍾陵之父老但媿瘦無益不貪  
其肥也得吾女體中佳秋來落桂子便快甚前物小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八

佐洗沐亦不加于敗絮勿言勿言

與喬公

開關卽是閉關人關有開閉人與移而不知所不移  
者何在若天台帝里皆幻境也幻蠻啓行以爲幻耶  
非也座下自叅之

與魏辟疆

湯生尊宿過以爲車騎旦晚至而過我不入愛我哉  
抑少我耶知君到處有逢迎豈以不佞故足下行且  
繫黃金如斗豈惟百哉令黃生開函谷關白壁錦繡

且如山嶂矣一笑清江書與幅紙三日內壁上墓記  
恐一時未暇捉筆歲除事逼深媿無千手應也所惠  
過多謹領一二何以報德

答羅玄父

得二月三日八日札如對玄父情事大暢然益思玄  
父相對耳七情之汨性甚於五葷之爛腸茹素之人  
不至大淨妙恐應接之間形氣不支聞玄父酒葷俱  
斷此大精進事不佞何敢毀律顧念玄父弱體多事  
未便深山第宜去奢戒殺至於酒德調暢彼我惟寒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九

與勞尤以爲御無量不困自是吾家門風有生皆醉  
恐醒非不飲耳如何母夫人眞實念佛自不爲兒女  
所累火蓮尤勝水虵也居官多穢事而欲出以清理  
人含君子之靈亦多小人之腹堯桀無門卽從身名  
雪中著墨點點皆見更爲難耳何時與玄父共泛慈  
杭也

與張肅之

春晚綠野秀卽巖邑江山亦佳想仙令蕭水歌咏薰  
風豈不妬殺河陽也郵中得兄傳孟常書此兄爲我

輩篤好如是第置弟次於兄將無使無鹽走苧蘿山  
耶李爲溪此舉甚快其由稿亦不草草當路諸公近  
亦共手扶之總不如寂然之佳耳生子如孫仲謀爲  
兄快之其僻嗜古人當由仁兄家傳弟尚欲致語名  
士妨英氣撲人莊子木鷄之言殊可思聞於鯉庭何  
如

與張孟奇中翰

諱萱

別足下日已遠時時奏漁陽塞上曲百倍宓子弦也  
入侍金馬門出奉潘輿凌雲之暇婆娑愛日斯何羨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十

東方神仙哉

主上輪臺君子道長如孟奇氣挾宇

宙豈止與閨閣之秀爭長絜大而不佞方折腰官下  
勞心世途安能仰首伸肩展布四體以壇石一丘而  
敢與廬嶽爭高足下善嘲人耳進賢新淦如江雁雲  
山前隙無關後歎何續維楫無恙風波自恬庶堪仰  
對君子自對黃郎也豫章去鍾陵一舍君子至於斯  
而不得一見足徵吏俗然名香良硯玄韻高吟蓋歲  
星飽噉三千年而餼我以餘桃矣不腆匪報幸不爲  
盜泉可以佐滄浪之歌足下勿吐我也帝子閣有紫

氣鬱然望之快快不能已

與豐城傅年兄

深夜倦骨客至無禮惟年兄能寬之耳昨聞年兄譚傅忠所先生事甚奇而袁年兄來書如此又甚奇從年兄言則公子重耳也從袁兄言則陳勝之扶蘇也自年兄言則傅全四爲冒領之奸細自袁年兄言則傅全四爲收雷之于連在兩年兄自有引經之斷而弟則何能遙而度燭斧之疑袁年兄與傅老書第求速放全四不知十三歲真假公子作何語全四對兄

雷林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一

作何語倘屬無干自當疎放之耳抄白袁年兄書一紙併中附裴梓六口詞一紙惟年兄察之決之以一字報我年兄申文併乞錄見教傅能見袁又云黃僕親見黃先生豈孟浪人耶

答劉雲嶠

以送迎直指公牢騷不靜時時作玄亭清涼之想耳此間宗風寂寂非先生轉輪安得梓溪作虎谿耶明宗至得手教得家書問一得三附謝

與劉雲嶠

日來迎送新舊直指叅訊間難於叅禪其愛夫頭馬尾難於愛子世間煩契障如此先生與明宗何以灑我甘露也七月福勝禪林中結涼亭一座此時當有所請遣訊明宗師兼此起居草勅惟寬之

與明宗法師

只尺宗門不得過譚以直指臨勞勞馬牛如濁水泥不復作清冷想師何以教之不腆供日中一餐併天池武夷茶少許與幼安先生誠嘗之此味與趙州何如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一

答湯若士

自有南昌爲潁川鍾陵不爲尾生已幸何敢先之門下所聞誤矣章孝廉船載明月而歸我尚似少情人無奈泥封函谷關久也觀風錄奉去一冊江山氣重不似靈鷲清薄耳萬生謹識之費里有真假傅公子至煩臨豐二君喧沸鹿馬之辯先生境內豈無鏡照耶便問密聞我千萬

與李爲溪上饒

兄事至此豈吾輩得意事豈以名噉兄然公議如畫

物極則返在兄不宐作過去未來想慰兄者自應作此語所慮後來人見咽廢食不能下著數耳數奉陳太尊教此公心力直是擔當人相嘆累夕亦以去足下如失左右手爲恨信州之人豈能忘慈父弟豈能恧然我良友耶波浪雖惡而舟自在或出或處敢背兄教曲逆梁公當緊處如箭鋒之值今人第學其寬皮袋耳奈何嫂從兄無悔勝男子矣欲作一詩送兄恐行促不及申美中亦不及作書想虎丘清嘯不減蘇門仙人弟有苦苦而已臨楮氣結有羽便無妨煩

寫林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三

寄不腆非泛泛以佐舟次者惟存之

與談生

不佞浮沉諸生日長綠習起識世人遂題之以能文何至如門下所獎許疑西河於夫子豈其敢耶作文作事只去習心爲難自心徹向何處更不必於它人齒牙覓便至於文詞習濃者澹之習空者實之習鄙者藻繪之皆因病對治之方至於千篇文字印證只一篇存乎自證此不論利鈍中暮年也因門下虛衷

勤訊敢據臆仰答謂知言又何敢哉湯海若樊少府

二書奉往題向未有擬壇石業舊刻與詩扇奉政巖  
邑荒城不足以當賢者顧盼共餐清虛而已復令弟  
叅軍書併上

與羅玄父

作官無不怵者第怵著何處此當查勘畢竟作無益  
怵十之六有害怵十之二善怵十之一二間也怵且  
難善何況於閑此非歷境不知玄父間時亦作此觀  
亦自勘間著何處耳按臺荐語似知我者不淺然何  
能至此感媿而已新按院吳大有道氣初見覺意思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十四

相向不同未敢卽作知己也考滿事以七月廿五及  
期八月作書費手伴緘者卽隨心行文交廣用多不  
敢作清官無事卽清亦自有禮奈何又奴僕宮不得  
力纔遣一人則衙齋便虛無人奈何九月初方得遣  
人往京請先人贈典想或可得第生無以娛泉壤何  
益言之可爲墮淚縣中事旣怵而詩文翰札之累日  
增腹笥空空悔不讀書今以浮者支吾而已盧涵伯  
向知其有道風者因其近有依天祿閣校書恐有所  
損如玄父言復勝耶解世事是好事然好人長道心

常人解此則減彼當知解從何處生何處用可耳今此遣專邀盧生煩玄父面與之語途中逢親友及來役千勿作長住語久要處人我不涉澹自長勢自久聚散無論耳然須急來方於我忙時有益不然又過一潮頭也至懇至懇玄父自言學殖日落卽長也第云舉業對之如讐此語不佳湛此妙心何物不辨卽升沉有數而冷熱應情而致如此心何以娛母兄耶勿爾勿爾齋中政少中山君來惠與孝若並至大暢揮洒恨不得大書者近來頗爲人書扁亦時有佳者龍井茶妙又出自手摘葉葉皆清賚甚好清而報之以濁則觀風錄一冊中有識力在但非水雲也

與劉雲嶠

古人有言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死不恨此猶意氣之言吾師不怨不尤而歸之天知卽至聖必得天而安要之知處無聖凡古今天人也不肖疎心一片無可稱道惟殃咎日生昨遣候後乃辱樊叅知諸公至出先生贈報政之章提過爲善將病作慊卽獎借浮涯然其真處豈敢負先生之知哉此意亦豈寶珠璣



路可酬直當勉強精進作心香供而已有不善未嘗不知此顏子自克自勵語竊以古人已溺已饑之痛於人不善更欲知而救之是所望於有道也眼前試事考滿事將入省隙時圖走晤耳所云無念師到否偶門人寄妙筆好茶至奉去十矢一封當共賞之

與劉抑之

饒憲副伯仲歸奉兄手書併前承差書甚具小傳考語弟俱不能當此念似之耳伯闇高千仞之致爲此道吐氣甚善礦稅不罷天下事未可知江西之燬復

然矣新相公此出天下人想望風力不淺南陽淮陰布衣初起時胸中定有所計而邸報中見山陰首爲助工一疏此何意也深水進賢兩人弟俱知其深但不知王墨池之深曾聞人稱簡澹自尚而溧水每事朴實下手頗多條理近來學問更進耳弟考滿在七月廿五遣人須八月不知兄告假歸以何時爲我遲之九月方妙不然弟無可倚也楊仲堅入臺中前亦得其復書氣平妥如昨然亦須吃緊處一言恐世有韓退之作諍臣論矣

與陳仲醇

三年與兄踪跡較疎卽刻心欲作好吏亦造殃多耳  
幸奉兄教不至大墮落至于齋精靜覽之妙不能盡  
用亦苦事緒多也民愁氣盛而縣官歛不已重以無  
鬚兒作橫江以西恐不能無事卽幸在位多君子然  
擔當而變化甚難小事不糊塗易辦也兄道味日長  
拭冷眼看局如何所聞見弟病尤不可不時時見貽  
良藥勿以吳楚爲選王辰玉此舉暢甚不足以重辰  
玉真爲天下名士吐氣秋潭殷方叔近況何似廬山  
寫林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七

去鍾陵遠此道希微士大夫古板道學耳可與共惟  
劉宮允諱曰寧一人它接見亦少也

與賀伯闇

弟本無所自處嘗妄論當此時惟梅子真申屠蟠一  
輩最高子真人但知其宐人高士傳讀其論王氏書  
真是極用世憂國之具其學亦粹至非漢儒可及今  
之第二義則爲元禮孟博身名小佳於世何益然此  
兩人亦不可得夏初曾接姚元素給諫書知諸君子  
出處本末各有所懷私心謂吾兄所執者良是不謂

兄竟爾爾非以身退名高喜兄真憂國真用世亦自有不得不爾亦非謂兄有以潛爲用心腸我輩所以身世兩誤政爲當熱處難捨人不難赴淵投壑而繫其一鬚一髮則俛身從之此際甚微不可得而言漫向兄及之耳但願兄更勿以此歸爲高亦有道常事也弟身小吏而處風波之世不能拂衣忽及三年又當報政之期如空手逢債主無以自將但有不負之心誰則知之弟疎徑處人易見治邑闕失儘多力可及者已爲之但無鬚兒之在江右者近頗作惡愁民

氣盛而逋賦積欠催科不已恐不無陰雨之慮亦非獨江右也人才實難必臨事臨變而見若小才周應小謹周防今之賢能頗亦不乏弟卽於此亦不能非官下料而又不能自引將無及乎兄何以教之

與梅季豹

足下樸心傲骨落拓宇宙賦材宏渺上軼賈馬酒德酣沈高揖劉阮方今我輩實罕儔匹弟卽濶焉天涯而獨坐眷懷逢人頗說未嘗不爲之一日九廻也向從孝若寄語後漸寥絕折腰以來知己益隔不遇者

心知吾兄能諒之耳君家寧州公幸同事一方而接  
塵多疎每從方子及先生一談况味耳足下抱長卿  
之貧而僕不能效臨邛之恭江西之水不足以游神  
龍而手教清真黜然如對展紙申讀無能爲情然兄  
長勒名山不朽之業作人間無漏之僊所得既奢安  
能辭貧混世出世在家出家非慧人淨想未至於斯  
一念不染六根俱靜知惟足下可進於此第孤立疎  
放採木爲弧天性未馴鋒箭無值風波之代在在駭  
浪幸從莊生借虛舟一葉或堪逍遙也大作自選自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十九

刪謝靈運所謂賞心惟良知政使玄晏無勲惠施失  
鑒如何如何令姪恂恂有文巧值弟冗劇萬狀草率  
慢去亦知季豹之知黃生非慢客者耳不盡

與王百穀

不知王先生乃抱濬冲之痛尊生主人真悟無生真  
令向平拍手耳不肖爲邑無狀只直心一片譽咎俱  
自此作蟲臂幾許何以當空條之丸先生善謹哉費  
光祿墓表真是臭腐之出神奇光祿不灰矣南州無  
物產可供有針如髮不足刺吳門繡文得郡志一部

併倉碑一通塵覽

與湯海若

每以事入南浦則右武幼安諸公時得作入林譚惟  
去先生川上遠勞我心耳近構一山寺退居小勝卽  
無穎川五鳳然凡鳥亦不下先生有意乎其記實後  
言之以自勝方就石奉去一紙重刻稿併奉以大序  
冠玉也

答章甫仲

玄德異姓兄弟兵尚橫行吳楚間況足下兄弟行哉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二十

川上公有沉鑒非泛語可入僕自有羽箭不敢不銳  
未知得值鋒與否當有以報也冗冗忙緒政欲得子  
羽輩一談念足下不易至城南山構有片地玉版殊  
可周還興到則來清冷之味不厭數耳一笑重刻稿  
附覽

答丁右成

昨遣人候兄而使者至神之通之矣鍾樊訟已往而  
年兄以神明嘲我耶鍾之欺隱田數於法似未可輕  
亦念兩生輸服而又以如老向見諭又值羅溪公費

累千金公帑不可動私募微薄而稍稍得其免罪之  
罰以作善事因過作福爲鍾生玉全而僅以花利田  
價量行報道其所罰卽付之伊家舅氏州判令督工  
官匠作三面授受且印記而碑刻之總之如翁爲其  
母兄不爲鍾而不佞弟清畝造橋爲鍾陵萬姓爲  
朝廷不爲樊其不罪而罰是咎繇所不聽而子產所  
心許也兄愛我知我信我者然亦不能不叨叨以復  
不然恐復作神明一事又添嘲笑矣

與姚元素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二十七

弟所抱片心惟兄與抑之仲堅前可嘔露然仲堅多  
舍不肯盡言相規抑之歸所籍惟兄不敢有私托亦  
是關心者亂耳沈閣師馮大宗伯俱身係天下安危  
者卽報每見告病真病耶抑中有託耶每見兄稱臺  
中于奉寰賚衙門張凌玄凌玄今作河嶽聞其女作  
孝女張氏矣如國中寥寥何礦稅不止賦歛愈急至  
大臣九卿之疏不下而中官之號令如風霆天下安  
得宴然梁公一輩人誠難然從古夷狄小人有以賊

賊之法而與其機使入吾彀中如正德間借張除

劉事此不可輕說恐終當用之或有用之者人不知耳兄以爲何如密之密之湯質齋是擔當氣魄人回伯似有肝鬲豁達不知近來意味如何毛肖寰治鍾陵至今人人飲醇而弟不能規隨此公歎服者多弟未與久處不知其真性確定處吾兄知真乞示之非有疑于毛公識好人不到亦吾輩受病也兄近所得何人幸相聞弟坐斗大城中去省一日接見諸公少惟去吾境三十里有劉雲嶠宮詹時時作郊外談此公識力能持世人因得與南太宰曾見翁會太宰之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三二

藻鑑精力俱到此足稱天柱而中有周懇處先輩中不多見也弟方一見兄定熟知其人偶及之耳弟藉兄輩吹植得報政三年非敢他望先父母俱壅鹽困苦泉下人得冥承一命稍解血淚不知得徼幸天官否也勅贈文別有啓函顧開雍與陶石簣兩先生惟兄計之

與王年兄

諱正志

陽九之厄獨吾同藉兄弟作有司者受縛于鼠輩而年兄先當之最後則何玉峴年兄並紮紮范孟博三

木矣 天王明聖物窮則變願年兄與道委蛇以俟  
黍谷之律弟雖折腰百里偃蹇一割幸得三年報政  
天官無奈罪案如丘無可爲報也久疎通訊艱于棘  
門羽便薄將一飯之供統惟鑒存天寒倍萬珍攝以  
膚繁祉耿耿不盡

與王澹生

縣令之仰視天官不啻堂簾如兄知弟愛弟者不薄  
弟故不敢重天曹郎而輕回伯今復敢以弟畜進名  
字以後併此語亦不復作矣弟位卑不當言高然私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二十三

心嘗語天下人凡避嫌者皆內不足欲救天下人必  
用天下人能用天下人必先接天下人惟接故能識  
能用能救嘗以是語爲野人之曝欲奉之天官而不  
敢七月得兄手書所謂天下人豪要使東西南北俱  
爲我用乃是大手而後信弟之私見坐井觀天天亦  
不遠兄真救世人也然救自心普識從眼出心在眼  
前故識無妄落眼在心前故救無錯施心眼雙鏡而  
後隨吾所接泛然而應與卒然而臨忽然而露皆吾  
精光照攝之處東西南北之人皆爲我用此兄所爲



天下人豪者自道也然眼前在有別而心主無欲夫  
末流之人聞欲而使之卽賢者不勸欲之所赴卽一  
絲一髮可以繫七尺而萬戶千金可以捐七尺而赴  
湯火卽怯夫慕義何所不勉弟所謂眼在有別者謂  
觀欲也夫惟觀欲而提之而人不能不爲之用亦惟  
無欲之人方能提萬欲而爲之主鏡設妍媸則妍媸  
不現矣至若手諭所謂說得一句好話薦得一箇好  
人有人聽之便是不負朝廷不負知己真是報國救  
世一片熱腸第所謂好話好人者須識取耳日來連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二十四

得賀伯闇書悄悄之憂滿紙而不怨不誹見乎咏懷  
諸篇伯闇之去與吾兄之主持用世總之足以救人  
兩不相妨俱賢者所難第不知當國諸鉅公何以下  
回天手使賢者展其救世之用江以西無大患只苦  
賦急民貧而近復騷之以中官毆宗室不問而江山  
谿谷間雞犬嘈吠上下賢愚俱與之屏息而不相親  
無從得調御法天下之患或恐在是雖然弟亦狂且  
愚矣弟載過之身恃諸知己覆庇幸及三年今且今  
吏抱牘待考如貧兒之遇債主嫖母之值秦鏡不自

患苦而嗥嗥然向兄陳天下之苦患天官不以躁言誅乎則弟罪不赦矣有兄在復不自禁掩瑕存瑜徼朝廷一日之命以慰兩先人地下之魄兄惠及黃氏世世也昔者先母氏實慈且賢而得尊司寇公墓上之文不朽來世先處士之不朽也徼之李本寧先生而弟今獲移罪爲功藉兄之考成以藉有寵命則黃氏世世實兄之世世造之矣紙短情長所命長鬚跼陳者止此兄有教言千萬媿媿開示巖邑小吏不聞至計久矣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三五

與曾明甫

足下之情卽如江水而一別燕楚兩送春秋言念明甫樸質沉心攻苦斯道恨不得常常而見促膝揮塵也載過之身久爲二三君子憂一旦收之當途謬見譽言譬之拯溺之人見其出水便同欣暢而不知大海之無邊寶筏之難渡也不至漂泊尚藉諸君之作篙師耳子路知釋劔之樂而未知乘桴之嘆今之作吏者復以不佞直心當之恐不免爲明甫攢眉也佳作久不見但願明甫開心豁悶直乘長風母嘯嘯吮

沫而落諸少年之後卽隴中八陣法矣如何

### 與劉文叔

今之壇石非昔之棲賢遂令文叔足音俱寂至於三  
年作令負過多端昔爲虎尾今亦春水文叔不爲我  
心憂而倡二三君子同聲相賀高譽綺文儼然臨責  
愛則愛矣獨不念當者之汗下耶出自知已何以不  
拜王塘南公有道先生也自抑之司理時神往不識  
近從諸公私淑緒論瞻仰彌深而束身一官道念輕  
短螺山在望艱於登天何幸從足下而辱華袞之筆  
寓林集

### 卷之二十六

二十六

石而題玉卽非相似乃用世用於世二語領袖未學  
終身誦之矣劉生伯洋向有偏嗜茲復得覽其易義  
華箋何質文並詣如此爲之三嘆所委飛卿公序冗  
冗蓬心逼之歲暮尚未遑作玄晏也奈何別惠過腆  
不敢當惟是玉可比德硯以磨人柑味爽口雞聲寤  
夢不欲虛來美耳方在案牘未卽報瓊兼諸君名篇  
未有以復歲杪當有專謝併致悃塘南先生也

### 與劉雲嶠

蕭齋首荷供長者想無下筯處亦恃夙昔山房風味

耳膏薇露不啻金莖拜以供佛名香薰俗鮒魚分甘  
藉以酌酒亦揆作無漏仙耶不肖原不能書奉命容  
效數行不堪點司馬四壁且奈何吉水公見題兩字  
何敢由明公誤吹耳此日亦向不肖問東閣程途覺  
其悵悵此公精氣有餘亦應嗇用之方可施轉輪手  
也地理自天理得固知馬鬣定是鳳穴卜日定圖一  
望紫氣供執紼之役旦暮或走省中復當相聞乞教  
言二陶原鄉里自好者知執御門下更佳也

答臨川袁滄孺

富林集

卷之二十六

三七

淳于笑隣人之祠田也與少而乞多弟于兄類是乎  
詩有之報之以瓊瑤不敢不拜抑子輿所云不敢不  
飽也川上有鏡以照四國比于日月將焉往

與饒崑圃諸昆

鄒人淫殺之禍最奇慘蓋五刑已受其三沉之井下  
幾無天日幸有天日而獲諸凶不肖向卽未知蔣三  
屬門下在原之情願繳詞送生二亦知其公正發憤  
卽微門下言豈有及之乃所高門下不但子羽之節  
而俗吏以擊斷爲風裁心竊恥之微心未諒至煩教

言夫門下之焚旃檀久矣

啓守道王公

某自辭台臺還縣隨有查盤之役遵毛刑館傳台臺示前開訪犯吳朱一恐有疎虞卽已拘監禁伏候定奪外茲有攢造黃冊一節某竭區區之愚不敢遽謂精詳無失蒙示撫臺近所通行尚未下縣以前通行三次見俱奉行惟中有嚴查稅契一通某之愚見竊以當此稅歛無遺之日宜用不盡民財之心明白量減則人樂于寬契或易出纖悉盡稅則人畏其嚴反

富林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多匿藏況在仕宦勢豪之家非可法令威嚴而要在實意相通使其曉然一體總歸平停賦均業明公私兩利此以某之心度鄉士大夫或可不致匿稅不甚齟齬者也府屬各縣所不敢知若投櫃文契早投晚領登記日有書筭收放經某當堂定無疎失減稅樂投契必盡出前界原額決無虧減此則某之可必者也伏候裁奪若謂明例已定不可以一縣創行減額容某體此意別有便宜亦必稟明台臺方行庶小裨清造之務亦杜疑嫉之端先此稟復

啓撫臺夏公

某迂疎無狀，然矢心礪行，不敢不廩廩以負台臺。特達之知，昨承誨諭，諄切卽嚴師慈父，無能比真。歸縣自行磨勘清白一念，可無自墜。惟請託不行一節，自奉職來，不開此寶，然亦素服邑中士大夫，真有非公不見之節。士大夫亦辱推信，無他糧差，惟下區水鄉某素憐愍，懲比從寬，自還官來，逐戶挨查，里遞中有侵欺竟不納者，有納官則正額尚少收戶，則貼耗反多者，某不得不嚴爲查究。此中有鄉宦一二人，事或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五

相涉，或有含沙之射。某自奉諭除益自淬礪，及嚴諭下鄉里遞納戶外，不敢不聞于台臺。總之恭儉非聲，音可爲心事。豈紙筆能盡，非台臺亦不敢以此言進也。至于攢造黃冊一節，某以爲必丁田清而後可審圖，必審圖定而後可均圖。其舊管開除新收實在，必投契驗單而後可以清丁田。故某之立法有清丁清田各一單，聽人戶自行赴投者，攢造舊例俱責成十里里書筭，而某以本甲里長查甲下人戶丁田則首尾易見，令其各造一冊投縣。今以人戶散投之單里

甲各造之冊而叅合于十里書筭總行清造或不至  
于欺匿飛影之甚矣但清單則必清契清契則必有  
稅鄉民無知不以有司意在清產而以爲縣官意在  
歛稅富家大姓契而不稅者多口雖不言中情間有  
不樂某以稅雖奉行正法較之糧差正額尚可從寬  
而國家優恤士大夫與夫不盡民財之心此時尤當  
加篤者不揣請照優免例明爲減稅有等使人樂于  
投契卑縣便于清單然非申請台臺明白曉諭則或  
以縣官爲市恩甚或以縣官爲浸潤恐非正大忠厚  
之法也爲此冒昧將曉諭稿二紙及丁田單式逐一  
開呈伏候裁奪頃方清造輸投之日卽乞批示許卑  
縣竟行者卽行如減稅一節必申請者卽便申請庶  
便遵行清查審造某識淺慮疎仰恃台臺明照不敢  
不竭其區區

啓守道玉公

某曠違台臺不奉慈誨經月矣內監狂肆至侵台臺  
人莫不恨某知不足動有道胸次亦無足惟卽以所  
傳開采必行疏請漁課猶病民耳至于夫馬不由驛

傳某度以爲兵部覆議必有所處未必卽行昨忽接  
內監發票一紙上有朱印奉 旨不掛號五字某不  
勝憂嘆此豈天下細事耶妖狐竊真人符錄何妖不  
作一夫一馬似支費幾何而至驛傳不相關有司莫  
能問此風自江省流傳海內目前無恙將來或有不  
可言者矣某愚淺不知世務以爲此在大司馬臺諫  
諸公當力爭而議起此方恐撫按兩臺不容無言卽  
萬萬言不行亦足以折邪萌而肅天紀夫長孺寢淮  
南之謀徐生發徙薪之論台臺靜定先機不後此輩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三

某杞憂私念恃台臺特達之知敢僭及耳伏惟矜狂  
宥愚俯賜開示幸甚幸甚外拙稿以舊刻字敝重鐫  
一過足備公子鉛槧之未不嫌復呈併候覽照

啓撫臺夏公

恭聞台履全安萬情俱暢非某一人私喜某今以送  
考事竣踉蹌辭台臺冀瞻清光下情欲有所吐不能已  
者昨閱報稅監必自爲得計氣益橫矣童生散後必  
不能安靜恐必有所動作台臺在上自有主持然自  
古小人難制之日未有上與下竟與壅隔而能用其



制之之術者台臺道體安乞與司道詳議其可漁課一節恐彼復請而入其掌握地方小民必受其毒卑縣亦不無杞人之憂亦必先發而後能制之某淺識不知世務私心過慮不敢不陳伏候台臺裁奪

啓喻司理

某近病左足指不出戶五日俟稍可出理因念台臺有鉅理繁循物咸稱非道力輕安何以得此所申減縮京米船錢一節非但解戶心愿卽船戶無不心悅服者緣向來俱官吏中有不淨非盡船戶利之也某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三十四

業已減下貯庫行之貼然於廿九年申請減編未蒙覆詳批行誠恐吏書利于遷延將來仍圖濡染此每運多餘一百兩俱以民脂委之谿壑誠所不忍敢具文申懇伏惟台臺恤民瘼蠹尤甚于某卽乞確然覆詳院道批行庶貽永利杜後侵進糧里萬戶戴之某非敢私謝外審錄冊略昨已申臺其按院冊遵依於本月十六七可竟送否伏乞裁示

○啓吳按臺

某本膚文淺見仰荷台臺特達之知故于令孫佳作

不避狂妄。微指壁中之瑕。蒙台臺不以爲罪。每垂獎引。此聖賢與人爲善之公心。不知其之不足以當此也。復蒙下問。令孫問喜禪玄新譚。而用字用句。多屬未妥。其淺闇何知。然據一得之見。竊謂禪玄之旨。其至處。俱不涉文字。而玄門之說。極其至。不越精氣神。神雖極微妙。亦涉氣涉有。其與禪門宗旨大別。而與吾儒無聲無臭。無思無爲之旨。亦大相懸矣。令孫高才慧心。解希高妙。故語涉禪玄。然本源洞徹。小疵在用字用句之間。此在臨筆間。稍一檢點。去之不難也。

又蒙台論論講義舉業。而引王唐名家大全。蒙引存疑。與紫陽新說。互有得失之旨。其雖淺闇。然自浮沉諸生。誦習山中。亦嘗竊有所憂。今之當世賢才。俱出于舉業。舉業必出于講義。以講義紆爲文章。以文章發爲吏業。而其原皆于心體心。無不同習染。各別流敝。亦殊。孟子生心害政之論。所謂千古知言。關係不小。今人自習舉業時。其才已錯用。其心已壞。又安望其脫凡近。而游高明。台臺所謂禮部之所禁在此。與士子之所好在彼。此真仁人憂世衛道之言。非直爲

舉業一路而發也。竊以爲與其禁之，莫若導之。使之證說，莫若使之證心。台臺近刻諸儒語要，標示儒宗，與會元文選，疏其正派，嘉惠導引，至真切矣。某自爲庸師時，嘗以庸見本紫陽註說，參以大全，証以蒙引，存疑，稍去冗繁，彙爲一集。旣媿裁鑿未精，又見坊間亦有以此諸書奏集成刻，起于俗學小生，爲一時名利而設，某亦自慙而止。私心亦竊于此窺紫陽之學，其所爲內外本末，知行動靜，種種諸解，其意常恐學者偏內偏知，偏靜漸流于清淨寂滅，故與王陸所以

闡揚孔孟宗旨，不無相悖，而其所以解釋訓詁諸經書中，自首至尾，徹底一見，雖有支離，歸于平實。近世理學大明，其真見直截洞達宗旨，超越紫陽氏之上者，固有其人，而高才之士，據臆執解，出入游涉于禪玄二氏之間者，亦不爲少。舉業士子，又止於文字語言間，投世好獵浮名，其中實無明白體驗一念。故于紫陽篤實導引之心，愈遠愈晦。大都自心不明，卽紫陽足以爲病，自心真明，卽新說足以爲功。非台臺憂世衛道真切之懷，某妄爲此言，亦陷于毀聖謗賢罪。

不可解矣。某不自揣，後爲詮旨一書，自媿未定之見，無關於聖賢道術之萬一。而區區止爲俗學講義，倘及流布坊間，又懼自病病人，無以解免，稍稍欲以餘閒，卽就膚見中，再一訂証，而後出，故向來未敢示人。非敢自爲枕中秘密，實不堪帳下小兒讀也。伏蒙台臺問察，蕩蕩政某質疑，證信千載一時，故敢先以上孟詮旨一編奉呈台覽。夫秦鏡之別媮妍，越人之見癥結，道眼炯炯，職不能逃。伏惟哀愚，宥狂，詳垂慈誨，不勝悲渴。外蒙頒示念菴先生集，某隨塵冗中讀之，可以發媿汗而開微明也。不敢稱謝，惟有佩服恭候。台旌臨省時，聽聆耳提，專役先布下情，不勝惶悚。

又

伏讀台臺大稿，皆有關係理學風教與文詞人藻繪不同，奉台諭諄切，內摘二首，不甚關係者，候裁如陽羨紀行、東溟問答、昔賢語錄所未見者，真千古正印也。至蒙委閱各郡觀風卷，愚以爲台臺秉道作人，與偏取才華者不同，必得精醇簡雅，追踪先民，方可型范。後輩若正而不足，反不如才豔之炫人，然諸生文

不稱意者儘多其亦不獲盡見據愚見僭爲評騭恐  
選汰近刻無當大方台臺道眼諒有獨照總之精少  
爲賈也上高黃灝作精沈質厚有先民之風吉安之  
劉伯洋蕭命官黃金璋輩皆名士宐黃有鄒廷龍鄧  
來鸞二作亦雅不知其他作如何也乞台臺取閱之  
某纔得見南錄未見令孫姓字私心怏怏不快然青  
年高才無愁不遇一時浮沉何足介介而性學史學  
事理交融之地是文章大宗某之困頓諸生頗久向  
未著力今奔走小吏遇事輒碍深自媿悔此或蕪蕘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三十八

之言可備令孫采擇者也仰荷大造敢不避狂妄僭  
陳其愚伏惟慈宥

又

某廿七日還縣時曾以一書與雲嶠公議今奉台諭  
又卽詳具一書覆論雲嶠公回札謹附上台覽某淺  
闇更不知事體據愚見眼下連催二疏急候 皇上  
成命昭海內畫一之守且未言權宐未疏後改以候  
至八月某日爲限過此京差尚不至則祖宗二百年  
養士寶興之典必不可弛通省待試士子數千人洵

洵疑懼之心必不可失。京考至太遲，不便行事。俯容  
權宜以遵祖制，安衆心。卽候命下，庶無專制之失。而  
不爲聖明盛世大典之累，似與雲嶠所見微同。伏惟  
台臺養定不惑，以爲國求賢之公心。而又有迫而後  
起之意，恐人亦不能議其後也。雲嶠札中所云激切  
圓融四字，伏惟俯爲詳擇。所云日限台臺量時酌定，  
自中疾徐之節，非其所敢擅議。伏念台臺不遺下問，  
又與雲嶠見合。僭貢其愚，以待裁奪。台臺自有主持，  
乞勿宣露使某有出位妄言之罪。至于入簾一節，伏  
蒙台臺天覆無私，惓惓眷注。生平徑直，亦不敢以避  
嫌爲辭。然揣分安愚，又不敢重叨以取入宮之妬。總  
之仰恃台臺特達之知而已。臨啓不勝惶悚流汗。

啓布政陸公

卑縣疲瘠之鄉，不堪重賦。惟見成兌倉一節，竭區區  
狗馬之心，仰恃恩造四年之間，已有成效。詳載前申  
冊卷中。惟台臺與撫臺洞照之，其歲有餘米，變價貯  
庫。雖經申詳，但不若照所餘減，則徵派則小。民戶沾  
實惠，官吏永杜侵漁。尤爲百世之利。及今派則頒發

由票之時事在台臺主持定減進民即可蒙賜故事  
或行查本府但恐往復稽遲蹉過派則之時又積滯  
一年事矣且事首尾易見無煩查者倘兩院有行卽  
自台臺竟行勘復最便利也

又

某昨請倉兌餘銀減編蒙台臺畱照手諭詳懇仰見  
爲民真實盛念已非一日矣其稅契造冊一節未行  
稟白緣由蓋卑縣徵稅比上屆業多五倍某非敢爲  
功其原經稟行士夫諸生量爲減免及請存畱貯庫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四

亦非市恩特見嚴查稅畝者勢不行而反少請量寬  
減則情見信而倍多至請畱貯庫則無損于國賦之  
毫毛而有備乎地方之緩急故俱蒙恩造批允非某  
所敢私擅今請存稅契銀兩推收畝角縣冊照造不  
差毫釐但可報司而不便報部故不敢虛文造申其  
首尾稅銀逐日輪收值櫃里長令親筆登記事經萬  
日且經衆手毫無漏錯底冊存縣謹照樣造冊送臺  
倘有不對伏候查弔前蒙台臺行府招解承行吏書  
查究今屆稅銀比前十不及一之說知爲通省槩行

不爲卑縣而設但署官未詳首尾以致遲延其不敢  
不申稟所以伏乞台臺照察真實卽行批銷或示必  
欲造冊報司容一一清造又恐于請免請貯者不便  
伏乞裁奪外原請量免稟兩院稟帖稿及請畱稅契  
銀兩刊冊想已塵台覽者一併再呈以見首尾惶恐  
惶恐

與徐玄仗

向兄許弟幾於自得而能從事戰兢惕厲亾日不粘  
之壁間如日承兄教然而弟性疎宕自喜近於自得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六

四十一

而又不肯受縛未能戰惕惟是六時磨勘自心未敢  
頽焉自放而眼見諸態未免以浮漚涉之兄曾稱我  
光明磊落而不知光明磊落之氣亦氣也此氣終不  
能少亦是未降之病其最病者世間之法亦法人以  
弟爲了了而弟如夢中處最多惟弟自知之此一方  
何自從長桑越人授耶教之教之弟載過多幸藉兄  
庇以三年報空手逢債主無以爲償或有一念不負  
債之心爲有道所諒俗人安得逢焚券客哉朝事紛  
紛姚元素骨法大勁然亦安得大英雄推碎墻壁成



蕭蕭宇宙于一切爾我嗔喜中下滾湯潑雪手耶甚  
難甚難曾太宰公向過鍾陵想因劉宮翰萬儀部知  
有弟姝垂盼昧宮諭稱其真正是拔人濟世人兄今  
周旋何如畢公之冲雅陳公之靜簡皆弟所心服兄  
今日與連署良是金蘭千古之契令人羨殺也無便  
久不致書縣尉解南折來兄幸霽天官威重而接之  
有所可周旋處不俟弟言一扇一石刻侑以薄俸少  
許豈其在清濁間耶一笑

